

红

刘庆邦 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煤

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红煤

李四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煤 / 刘庆邦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5

(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)

ISBN 7-5302-0819-5

I. 红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7785 号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红 煤

HONG MEI

刘庆邦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880×1230 32 开本 11.75 印张 283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 000

ISBN 7-5302-0819-5

I·785 定价: 20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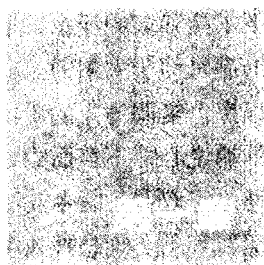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
刘庆邦，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。当过农民、矿工和记者。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，北京市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等五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梅妞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等二十余种。

短篇小说《鞋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中篇小说《神木》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。根据其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。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。

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、意大利等外国文字。



1

宋长玉上的是夜班，人们睡觉时，他正在井下用火药和铁器采伐煤炭。他不是夸父，却追赶着太阳，跟太阳走的是同一条路线。傍晚，当太阳落入地下，他便披挂整齐，下井去了。清晨，太阳刚从东边的山梁冒出来，他也乘坐罐笼从井口升了上来。在井下干活，宋长玉是个惜命不惜力的人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至于力气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最不缺的就是力气，最不怕挥霍的也是力气。太阳落下还会出，年轻人的力气，头天用出去的越多，第二天生出来的也会越多。把力气藏着掖着，会被工友看不起，对自己的力气资源也是一种浪费。力气不用白不用，别的东西用多了可能会造成浪费，力气不用才是浪费。每天从井下出来，宋长玉总是习惯性地朝东边的天空仰望，看太阳出来没有。因在煤层洒

下了足够多的汗水，他是带着繁重劳动后的轻松和大量付出后的满足仰望太阳的。在朝霞的烘托下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使以黑色格调为主的矿山霎时间变得亮堂起来。那一刻，宋长玉的愉悦心情不言而喻，他在心里念着太阳的名字，几乎对太阳伸出了双臂。时令到了初春，徐徐拂来的是万物复苏散发出的清新气息。气息扑入鼻腔里，还涌进自动张开的毛孔里。气息是湿润的，还有那么一点儿甜蜜。这时他的心情不只是愉悦，还升华为呼之欲出的诗意。在没当煤矿工人之前，他对阳光和空气并不怎么在意，你有我有他也有，有什么可稀罕的呢！等到每日下进深深的地底之后再出来，他对温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才敏感和亲切起来。

他没有过多地与太阳对视，也没有做深呼吸运动，匆匆到灯房的窗口，交上用乏了的矿灯，就转入更衣室去了。井口的工业广场老是有人在走动，那些人有的男工也有女工。而他，脸是黑的，脖子是黑的，手是黑的，脏兮兮的工作服上充满刺鼻的汗酸味儿，他不愿以这样的面貌示人。特别是那些在地面上班的女工，不管是车工还是电工，不管是描图员还是炊事员，她们不是戴着有檐的蓝工作帽，就是戴着无檐的白工作帽，一个个干净得很，也骄傲得很。在尚未洗澡和更衣的情况下，宋长玉在女工面前有些自惭形秽，不知不觉就有所躲避。往灯房交灯时也是一样。因在灯房发灯的都是女工，有的矿工趁交灯时，愿意以煤面子遮脸，将目光探进小小窗口，把里面的女工满鼻子满眼地看一看，喂一喂又饥又渴的眼睛。还有的矿工，把矿灯的充电盒交进去了，却把灯线另一端的灯头还拿在手里，女工在里面把线拉一拉，他在外面也把线拉一拉，做成男女之间一线牵的意思。直到女工恼下脸子，说了难听话，他才嘻嘻笑着，把灯头放开手，要人家别生气，一语双关地说：“拉什么拉，你要我给你还不行嘛！”宋长玉从不干这样的事，

也不占这样的小便宜，他交灯时都是站在灯房窗口一侧，并侧过身子，把矿灯送进去，换回鑿有号码的金属灯牌就走了。

矿工大都爱抽口烟，可井下绝对不许抽烟。一种叫瓦斯的透明气体，作为原煤的伴生物，无色无味地在井下各处潜伏着，超过一定浓度，见火就炸。瓦斯一爆炸就不得了，那种灾难是毁灭性的。矿上在井口专门设了检身工，对每一个下井的人都要从头到脚严格检查，一旦从哪个人身上搜出烟卷或打火机来，处罚相当严厉。一个班捞不到烟抽，他们馋坏了，也憋坏了。来到更衣室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更衣箱里拿出烟来抽。第一口他们总是吸得很深，差不多能吸去一支烟卷的三分之一。又香又甜的烟雾吸下去，仿佛直达肛门。他们怕把香气放跑似的，都把后门关紧。结果烟雾在体内兜了个圈子，还是从两个鼻孔呼呼冒出。烟雾一冒出来，他们终于出了一口气似的，全身才通泰了。有的矿工嘴角还叼着点燃的烟卷，就下进澡塘的热水里去了。吸一支烟尚不过瘾，这叼在嘴上的往往是升井后的第二支烟。他们背靠着池壁，慢慢往热水里缩，一直让热水淹到脖子那里，只露出抽烟的嘴巴和不抽烟的耳朵。在热腾腾的略带尿骚味的水汽中，他们眼睛微微眯着，双手在前胸后背来回抚摩。他们不着急洗澡，还要泡一会儿，在享受香烟的同时，还要享受一下热水。池里的水一点儿都不清，黑中泛白，已稠糊糊的。按矿上的要求，每个洗澡的矿工必须先淋浴，后池浴。澡塘周边的墙上确实也安装了淋浴器。可那些淋浴器不是不出水，就是莲蓬头被人拧掉了，形同虚设。矿工们只得把身上的煤粉子仍洗在大池子里，只得仍在大池子里往头上身上打肥皂。好在习以为常的矿工对水的清浑从不挑剔，好像水越稠，越显得有质量，越能保持水温似的。只要水的温度够了，初下进去稍稍有点儿烫皮，他们就洗得很满意。泡着泡着，他们会禁不住摇摇头。摇头是痉挛式的，他们

摇头不是否定什么，谁都明白是下面刚排泄出一泡尿液。小头排了尿，必定会在大头上表现出来，谁都不会例外。热水一激，尿液在膀胱里膨胀，排泄是不可遏止的。澡塘四周的墙根有浅浅的排水沟，也是排尿沟，他们有尿，或许应该尿到沟里去。然而他们正泡得舒服着，谁愿意中断舒服，跨到池子外面去撒尿呢！池子里的水是热的，尿液也是温热的，权当向池子里再续进一股活水吧。池子外面靠墙的地方滑腻得很，像是洒了一层新鲜的精液，踩上去一不小心就会滑上一跤。倘是因为到池子外面撒尿而摔倒，并把屁股摔成两瓣，只会给工友们徒添笑料。把长尿射进热乎处，他们才彻底舒服了。

宋长玉不抽烟，也从没往洗澡池里撒尿。他是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，也是胸中怀有大目标的人，自然应当与普通矿工有所区别，并与普通矿工的行为适当拉开一点儿距离。他打听过了，和他同一批被招进矿的二百多个农民轮换工当中，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，也混进个别小学毕业生和个别文盲。而持有高中毕业证书的只有两三个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高中毕业意味着离跨进大学门槛只有一步之遥，或许再有那么几分十几分，他们就是一名大学生了，毕业之后就可以进机关，当干部，吃皇粮。然而他们毕竟被无情地挡在了大学门外。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，有着特殊的心态。他们既有落榜后的失落、幽怨和沧桑之感，因有文化底子垫着，又有准大学生的自信、清高和矜持。如同实行科举制度时的读书人，他们虽然没有中举，但差不多具备了秀才的资格。一个“秀才”，远离故土来到井下挖煤，本来就是低就，甚至有些自暴自弃，如果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再不斯文一些，所作所为再不检点一些，立在矿工堆里不显得高出一点儿，十多年的寒窗之苦岂不是白受了！如果再动不动就与那些把尿水撒在洗澡池子里的人同流合污呢，那不仅是糟蹋了自己，简直还糟蹋了圣人。宋长玉目前瞄准的目标是一

个姑娘，一个在矿医院上班整天穿一身漂白衣服的护士。护士的身量不高，也不胖，属于那种小巧型的姑娘。从单位体积来看，这个目标不算大。但从宋长玉现在所处的地位和他的角度来看，并联系到姑娘的家庭背景，以及宋长玉的前程，这个目标就显得大了，很大很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目标之所以显得大，是因为他离目标距离远，他与目标的差距大。这么说吧，在宋长玉看来，姑娘好比是天上飞过的天鹅，又好比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而他，连待在地面都不算，只是一个在地层深处的掏煤人。他对姑娘只能是仰望，起码在目前情况下，是可望而不可即。

仰望也是望，不可即没关系，作为一种愿望和希望总可以吧。人为希望活着，如果连希望都不敢有，人一生还有什么意思呢！宋长玉一旦把护士作为追求目标，一旦把希望寄托在大目标身上，仿佛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扩展，人生意义得到提升，果然有些不一样。跟别人不一样，跟半年前刚来煤矿时的他也不一样。那时他洗澡也很潦草，跳进水池里，头发上打一遍肥皂，身上自上而下打一遍肥皂，把头埋进水里，站起来；再埋进水里，再站起来，利用猛起猛站的摩擦力，冲上两遍就完了。每每回到宿舍拿起镜子一照，眼圈儿是黑的，耳郭后面是黑的，手指往鼻孔里一挖，手指上也沾了黑的。黑就黑吧，他觉得无所谓。在矿上与在农村老家不同，在老家他有时会到镇上赶集，偶尔会碰到熟人和女同学，干净的脸面总要保持一下。在矿上人生地不熟，天下的窑哥儿一般黑，谁会笑话谁呢！再者，从井下出来，除了吃饭，就是睡觉，一觉睡到天黑，脸洗得再白给谁看呢！特别是轮到上白天班，有时两头不见太阳，在井上睡觉时是黑夜，到井下挖煤时，是比黑夜还黑的黑夜。从黑夜到黑夜，如果不怕睡觉时弄脏了被子，连洗澡都可以省略，至于洗得潦草还是仔细，似乎更可以忽略不计。

现在宋长玉变了，洗澡洗得相当仔细。既然他心中装了一个姑娘，那个姑娘又是从事卫生工作的，他就得按姑娘的眼光要求自己，首先在洗澡方面要达到卫生的标准。

洗澡也是有学问的。根据自己的观察，实践，以及向老师傅请教，宋长玉已初步掌握了煤矿工人洗澡的程序和技术要领。他不是先洗头，而是先洗手和脚。手上和脚上纹路最多，最深，缝隙也最多。劳动靠的是手和脚，手和脚上沾的煤尘也最厚。他把手脚蘸了水，把毛巾也蘸湿；把手脚打上肥皂，毛巾上也打上一遍肥皂，然后用毛巾在手上脚上使劲搓，前前后后，上上下下，缝缝隙隙都搓到，搓去黑沫儿，再搓出白沫儿，手脚就算洗干净了。手脚在搓洗之前，不能放进热水里泡。据老矿工讲，这里也有个火候问题，火候掌握得好，就能洗出一双白手和两只嫩脚。手脚在热水里泡久了呢，油性很大的煤尘有可能会浸到肉皮里去，再想洗干净就难了。宋长玉的皮肤比较白，他用分段洗澡法把手脚洗干净后，就显得黑白分明，手上像戴了一双白手套，脚上像穿了一双白袜子。

下一步，宋长玉开始洗鼻孔、鼻窝、耳郭、耳后、眼睑等容易藏污纳垢的重点部位。别的部位还好洗一些，最难洗的是眼睑。拿鼻孔来说，虽说有两个黑洞，虽说不能把鼻孔翻过来清洗，但他用小拇指探进鼻孔里挖一挖，把吸附在鼻孔内壁的黏煤挖出来，再用小拇指顶着带有肥皂水的毛巾，沿鼻孔里侧周围像擦酒盅似的擦一擦，鼻孔里一般来说就不再存煤了。眼睑的难洗之处，在于它本身就很娇气，又离宝贵的眼珠子太近，轻了不是，重了不是。若洗轻了，藏于睫毛根部的黑煤油儿就洗不去。洗重了呢，有可能伤及眼睛。若闭着眼睛洗，等于把睫毛根部也封闭起来了，根本洗不到。睁着眼睛洗呢，肥皂水刺激得人的眼泪哗啦啦流，谁受得了！常见一些年轻矿工从澡塘里出来，眼睛红肿着，眼睑处几乎出了血，但眼圈还是

黑的。一些下井多年的老矿工，眼圈也常常是黑的，不好洗，就不洗，他们干脆把洗眼睑放弃了。宋长玉的体会，洗眼睑既要有技术，又要有耐心。他的做法是，左手把眼睑扒着，扒得半睁半闭，右手用湿毛巾轻轻擦，一只眼睛来回擦上两遍，眼圈上的黑煤油儿转移到毛巾上，眼圈就不黑了。

轮到洗头发的程序时，宋长玉不用肥皂了，改用洗头膏。当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矿上发给矿工的劳保用品是每人每月一条毛巾，两块肥皂。矿工洗衣洗头都是用肥皂，很少有人用洗头膏。洗头膏在透明的小塑料袋里装着，是粉红色。宋长玉把塑料袋剪开一角，挤牙膏似的挤出一点儿，在手心化开，双手往头上搓。洗头膏在头上搓出的泡沫比较多，宋长玉头上像是开了一朵白花。“白花”在澡塘里散发出阵阵香气。宋长玉第一次用洗头膏洗头发时，池子里的矿工都朝宋长玉头上看着，不知宋长玉往头上涂了什么东西。宋长玉的师傅杨新声代表大家，问宋长玉洗头用的是什。宋长玉说是洗头膏。杨新声问他为什么不用肥皂。他说肥皂碱性大，太烧头发。宋长玉的回答让光着身子的矿工们乱撇嘴，有人小声说：“鸡巴毛，又不是娘们儿，要那么好的头发干什么！”宋长玉才不这么看，头发又不是女人的专利，难道男人就不需要爱护头发吗？宋长玉洗头发时之所以起的泡沫多，不只是因为用了洗头膏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他的胶壳帽不是直接扣在头发上，而是在安全帽下面还戴了一层布帽。布帽是一顶从老家带来的军帽，他把军帽的帽檐扯去了，只用帽兜儿罩住头发，这样，煤尘就不会钻到头发裸子里去了，洗起来就省事得多，只洗一遍就干净了。

在热水池里全身上下洗干净后，按说宋长玉可以回到更衣室换上干净衣服了，可他还有最后一道程序没有完成，还要到凉水池边，把毛巾放进凉水里漂一漂，用毛巾把全身再擦一

遍。全澡塘一共六池水，两池剩水，两池热水，两池凉水。矿工一天二十四小时三班倒，每个班矿上只供应两池热水。热水是用热气管子打热的。到一定时间，看管澡塘的工人把热气阀门打开，管道里咕咕咚咚一阵乱响，很隆重似的，热气就从水池底部一角打进凉水池里去了。热气催得池水翻涌着，像一下子放进许多条鲤鱼。水刚温乎一点儿，那些提前升井的矿工急不可耐，就纷纷下进水池里去了。他们称新水为处女水，谁都愿意在处女水里扑腾一气。随着水温不断升高，他们的感觉像是达到了某种高潮，喊着“我操，我操”，兴奋得乱搅水。有人嚷着“行了”，让澡塘工停止打气。澡塘工是一位老矿工，额角有一块明显的蓝色煤瘢。他走到池边，以手指作温度计试试水温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关进气阀门。直到一些矿工受烫不过，纷纷从水里逃出来，像一群光屁股猴子一样只蹲在池沿用手捞水，并把澡塘工喊成老家伙，问老家伙是不是想煮人肉吃，澡塘工才手持扳手，不紧不慢踱过去把阀门关闭了。其实刚打的热水也不是什么处女水，还是凉水时就有人进去涮过了。澡塘用水都是从几百米深的矿井深部抽上来的，冰凉冰凉，几近零度。如果刚放进池子里的凉水算处女水的话，“处女”还处在冰凉期就被不怕冰凉的人使用过了。宋长玉也是不怕水凉的一个，他倒不在意水是否具有处女的性质，只不过凉水毕竟清一些，干净一些。

宋长玉洗澡洗得细致，所用的时间就多一些。这天他正用凉水擦身，杨新声已到更衣室去了。杨新声临出澡塘时跟宋长玉打了招呼：“小宋，我在外面等你。”生产区离生活区有三四里路，杨新声有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，每天下班往生活区走，他们师徒都同骑一辆自行车。

宋长玉觉得每天都让杨师傅等他不太好，就让杨师傅先走，不用等他了。

两池子剩水还没放掉，有人在利用剩水洗工作服。矿工的工作服都是用所谓劳动布制成的，加上上面沾了不少煤和泥，又厚又硬又重，像铁叶子一样，非常难洗。他们洗工作服的办法，就是往池子里蘸蘸水，抓住衣领子往池沿上摔，一下一下，摔得啪啪的。剩水迅速变质，稠唧唧的，上面像漂浮着一层黄油。这样的水有着混合型的浓重臭味，难闻至极。倘没人在池子里洗工作服，臭味的散布还是有限的。而沾满臭味的工作服如大鸟扇动的翅膀，啪啪的响声到哪里，臭味就随之飞翔到哪里。不一会儿，整个澡塘的空气质量就相当好了，好得人们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宋长玉这才结束洗澡，到更衣室去了。身上洗干净了，如果再沾染一身臭味，就划不来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使宋长玉不愿意在凉水池外耽搁太久，这就是他身上太白了，白得隐隐可见脖子里和腿上的蓝筋。有工友跟他开玩笑，说他长得怎么跟女人一样。这样的皮肤让宋长玉多多少少有些惭愧。

杨新声没有走，扶着自行车在门口等宋长玉。生活区在生产区北面，南低北高，通向北面的一条柏油路一路上坡。两人合骑杨师傅的自行车，宋长玉就不能让杨师傅再出力，由他带着杨师傅往上骑。路两边都是农村的麦地，麦苗已经起身，在阵阵春风里荡漾开去。麦地远处的农舍边，有一株桃树的花朵尚未开尽，可见一团模糊的白晕。骑到一个坡陡处，杨师傅和往常一样要跳下来，帮助宋长玉推一把。这天宋长玉没让杨师傅下车，他塌下腰，左拐一下，右拐一下，骑了一个“之”字，就冲上去了。

2

一间宿舍放四张床，住四个人，每人把一个角。宿舍里除

了杨师傅和宋长玉，还住着孔令安和孟东辉。在外人看来，这四人同属一个阶级，即工人阶级。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，大阶级里还套着小阶级，同宿舍的四个人还分为两个阶级：杨新声和孔令安为国家正式工；宋长玉和孟东辉为农民轮换工。虽然后面都带一个工字，可工字前面的规定词和限制词却有着天壤之别：一个是国家，正式；另一个是农民，轮换，也就是非国家，非正式。国家正式工优越之处的一个显著标志，是可以一直干到六十岁退休，退休之后仍可以拿退休工资。而农民轮换工呢，他们的主要名义还是农民，而不是工人。他们到煤矿挖煤是临时性的。煤矿招他们来，先与他们签一纸合同，第一个合同期为五年。如果他们干得好，合同期可以续签五年，加起来一共是十年。十年是合同用工的最长时期，一般来说，干够十年，合同就解除了，农民轮换工就可以走人。由于采煤劳动繁重，井下自然条件恶劣，危险，国家正式工干过一段时间就好好不干了。有的受了伤，有的得了矽肺病，确实情有可原。但一些身体好好的人，也说头疼脚疼，筋疼蛋疼，千方百计开病假，泡病号。煤矿有一些夫妻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双职工，他们生的子女被称为矿工子女。那些子女当中，女孩子还愿意在矿上谋一份工作干，因为她们不必下井。男孩子就不行了，他们要么跳出煤矿，到别的行业去干。跳不出去的，他们宁可在家闲着给狗挠蛋，也不愿下井。如果再像过去一样，到农村招进大批国家正式工，势必造成恶性循环，使煤矿的工资包袱越背越重。在改革用工制度的呼声中，上面不知是谁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，只招收农民轮换工，让青年农民轮流到矿上挖煤，五年轮换一批。反正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多得是，他们正愁没地方去挣钱，给他们提供一个挣钱的舞台，他们不挤破脑袋争着上台才怪。农民轮换工和国家正式工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在于，农民轮换工不往矿上迁户口，不改变原来的户籍关系，干

满五年或十年，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。也就是说，矿方利用的是农民工的青春和力量。一根甘蔗能有几节甜呢，不过是中间的三五节。一个人的最好年华也是一样，一般来说在二十岁与三十岁之间。矿上好比只把甘蔗中段最甜的那几节吃掉，就变成渣子吐出来。当然，当农民轮换工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希望，在干满十年的所有农民轮换工中，矿上有权把其中百分之五的优秀人才转为国家正式工。宋长玉牢牢记住了这个百分之五，如光芒般照耀他的也是这个百分比。一百个只能转五个，被挑中的概率是很低，如果没有权力机构的背景和过硬的关系，恐怕再优秀的人才干得再好也没用。如果干得不好，就更没希望。宋长玉打定的主意是双管齐下，既要好好干，给人们留下一个好印象，又要赶紧拉关系。

正式工和轮换工的区别，在床铺的摆放位置上也看得出来。杨新声和孔令安的床铺靠里靠窗，床上能照到阳光。宋长玉和孟东辉的床铺靠外靠门，冬夏都是阴面。另外，正式工床上的铺盖是牡丹花被子，太平洋单子，轮换工的床上铺的是粗布单子，盖的是粗布印花被子。两个正式工的床头都有一只木板箱，而两个轮换工还没置下箱子，每人只有一只帆布提包，在床下放着。四个床位通常只有三个人在宿舍里住。孔令安的精神出了点儿问题，他手里提着提兜，兜里装着笔记本，每天人五人六，做出的是干部的样子，开会的样子，视察的样子，不一定游荡到哪里去。他偶尔回来睡一觉，睡上一天两天，起来胡噜胡噜头发，端起干部的架子又出发了。杨新声把孔令安发生精神分裂的原因对宋长玉讲了，宋长玉嘴上说可笑，心里却吃惊不小。

宋长玉又该给唐丽华写信了。从大食堂吃完饭回来，他没有马上就写。杨师傅和孟东辉上床睡觉，他也装作先上床睡觉。干了一整夜从井下出来，瞌睡多的年轻人往往一沾枕头就

会进入梦乡。可宋长玉用自己的意志提醒着自己，不许自己睡着。他的眼皮乱跳，那是在肚子里给要写的信打腹稿。听到杨师傅和孟东辉都睡熟了，他才悄悄爬起来，准备写信。宿舍里没有桌子，也没有椅子。只有一只矮脚小凳子，是杨师傅的。他只能借用杨师傅的小凳子，趴在床铺边写信。他把帆布提包从床下拉出来，打开小锁，轻轻抽出放在里面的信纸。他已经给唐丽华写过两封信了。每次写信，他都是先打草稿，然后再工工整整抄写一遍，所以前面两封信都留有底稿。他把两封信的底稿重新浏览一遍，仿佛找到了情绪和感觉，第三封信可以开始写了。把信纸在床铺上展开，他禁不住回过头，又把杨师傅和孟东辉看了看，像是生怕二人此时醒来，发现他在写信。他写信一不是做贼，二不是偷情，三不是杀人放火，按说没什么可怕的。可不知为何，他心虚得很，紧张得很，简直像做贼、偷情和杀人放火一样害怕。这是他的私密行为，也是重大行动，人生成败在此一举，他不能不慎之又慎。

信的起首，他不写抬头。每封信的草稿都不写抬头。往干净信纸上抄写时，他也是先把抬头空着，等抄写完了，并确信不会被别人看见，才在抬头处填上唐丽华的名字。为郑重起见，他不能称唐丽华为小唐，或丽华，只能写全名全姓。他本来想写唐丽华大夫，想想恭维太过也不好，不如直书唐丽华好一些，后面顶多再加上同志二字。第一封信，他称赞的是唐丽华所从事的护士工作。他搜肠刮肚，把所知道的有关护士的词汇都用上了，比如救死扶伤、人道主义、白衣天使等。他把矿工的黑与护士的白相比，把护士说成黑色中的洁白，说成矿工心头的一道亮光。他用诗化的语言，说护士为矿工抚平的是创伤，留下的是安慰；迎来的是痛苦的呻吟，送走的是快乐的笑声。他不惜采用夸张的手法，把护士穿的白大褂，戴的白帽子，以及护士走路的姿态，和脸上的笑容等，都做足了文章。

在他笔下，白大褂是白云，白帽子是白莲花，走路是春风般轻盈，笑容如阳光般明媚。他甚至把护士为病人打针也涉及到了。把空心的钢针往人的肉里扎，怎么也免不了疼吧，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？你听他怎么写的，疼在身上，暖在心上。这封信表面上是泛指，是普遍撒网，实际上他锁定的目标是唐丽华一个人。要不因为唐丽华是一名护士，他才不会把护士写得那么好呢。第二封信，他就不绕弯子了，由赞美护士的职业变成直接赞美唐丽华本人。赞美一个具体的人，光用抽象的语言空对空是不管用的，是挠不到痒处的，也不能打动人心。如同一个写通讯报道的人，他必须先搜集素材，有了素材和细节，他的报道才能成立，报道出去才有说服力。写信也需要素材，如果没有素材作依据，作载体，就算你有满腔的感情，拿什么表达呢，往哪里使劲呢！在搜集有关唐丽华的素材方面，宋长玉的确下了一番功夫。连着两天，他装作到矿医院看病或找人，从唐丽华上班的那间屋门口走过来走过去，对唐丽华进行观察。趁唐丽华给一个哭闹的小男孩打针时，他站在门外，着实把唐丽华看了好几眼。后来他转到矿上办公大楼门前，又获得了一个让他有些惊喜的意外发现。那里有一个镶嵌着玻璃的面积不小的光荣榜，唐丽华作为矿上的先进工作者之一，半身的照片正贴在上面。照片是大幅的，彩色的。唐丽华穿的还是护士特有的服装，脸上是职业化的微笑。唐丽华胸前戴着一朵硕大的红花，红花下面缀有同是红色的燕尾形布条，布条上面写着先进工作者字样。既然是光荣榜，就是让人们参观的。既然树为榜样，就是让全矿职工向先进学习的。宋长玉以恭敬的姿态，学习的名义，在光荣榜前站得时间比较长些。他几乎不看别人，目光只停留在唐丽华脸上。直到看得有些走神儿，唐丽华仿佛传说中的画中人似的从光荣榜上走下来，问他老看人家干什么，他才不好意思地离开了。刚走了几步，他又转回来。